

红土地丛书

李程骅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传统的 向现代嬗变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
与中外文化



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
与中外文化

李程骅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桂)新登字 05 号

红土地丛书

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与中外文化

李程骅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5.25 印张 插页 4 125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ISBN 7-5435-2480-5/I·197 定价:9.3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序

吴奔星

那一善森森直一空即学文海外，竹董仙鹤来，仙合教取由籍。白空

天升取仙海丁球美平 2891 森志同解路，吴仙接知入今
解丁氏，吴仙小支取升取太寺入天海界来学味料，主空即学
取美仙。强新空和仙美重改料空味空太明主，白空即仙作
解并因仙取等取重，林卦，新土，京北溪，同仙仙是平西丁新
小支取仙升平 04-05 仙森 几十丁材料，性曹仙取非查
仙些取算其取仙取之仙美中，升文从文仙，善卦。掌仙新
平十三》，《仙海仙取仙新小支取升取国中》丁已取取去，品
新升去新月已新小支取升取》，《仙向仙仙仙仙新小支取升
章文些些，李天同系等《仙仙仙仙仙仙新小支取升取》，《仙
大卷一及以《空即学文国中》，《仙仙仙仙学文》，《界来学》森
仙且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历史小说一直显露着勃勃的生机，几乎所有现代知名作家，都在这个园地里耕耘过。从 20~30 年代的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施蛰存、曹聚仁等到 40 年代的李劫人、廖沫沙、聂绀弩、冯至、章靳以、谷斯范等，皆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以现代意识去观照历史事件和人物，使中国历史小说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促进了新文学的健康发展，功不可没。

然而，在建国后的新文学研究领域中，“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一直没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或体系，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提到现代历史小说，人们只知道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郭沫若、茅盾的几篇作品，这显然是以偏概全，有失公允。我从 30 年代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以及后来在各大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就曾读过不少当时的历史小说，并给我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不过，要使“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需要有人到各地图书馆翻阅 20~30 年代及 40 年代的报章杂志，走访当时的文坛知情作家，再出一份较为完备的现代历史小说作品及评论资料，梳理出现代历史小说的发展线索，同时还要有历史和审美的眼光，研读透这些作品，界定其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由于工作量大、涉及面广，这一研究领域，多年来，仅止于对单个作家作品的评价，到 80 年代还没

能出现综合的、系统的著作,使新文学研究一直存在着一项空白。

令人欣慰的是,程骅同志在1985年考取了我的现代文学研究生,得知学术界尚无人专攻现代历史小说后,为了填补这项空白,立即决定把它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他先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到北京、上海、桂林、重庆等地的图书馆查找原始资料,拜访了几位健在的30~40年代的历史小说作家。接着,他又从文化、审美的多维角度考察这些作品,先后撰写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演进轨迹》、《三十年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倾向性》、《现代历史小说与民族文化遗产》、《现代历史小说理论批评描述》等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在《学术界》、《文学评论丛刊》、《中国文学研究》以及一些大学学报刊出后,由于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空白,且视角较新,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多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转载。到1988年6月研究生毕业答辩时,他竟捧出了一本厚厚的10万字的“论文”《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探索》,连我这个做导师的都感到吃惊:这个20出头的小伙子干劲真大!便鼓励他,进一步修改、补充有关的新材料、新观点,使之系统化,成为一本专著,填补现代历史小说研究的空白。

此后,程骅先是走上了大学教师的岗位,转而又到省报当了编辑、记者。但让我高兴的是,这么多年,他并未中止现代历史小说研究。他曾告诉我,研究生毕业两年后,他广泛地征求了同行们的意见,重新撰写了这本《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与中外文化》著作。他把现代历史小说放到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考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和结论。现在,广西教育出版社的出版家,识高伯乐,将正式出版这部专著,程骅要我写几句多余闲话,聊当序言。

十多年来,我对程骅在学术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是颇为了解的。他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研究现代历史小说的前后过程,都是眼见为实,深感欣慰的,作为第一本探索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专著,从著书立说的传统观点看,我

认为它至少有值得肯定的几个方面：首先，在描述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发展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对传统的中国历史小说如何转化为现代的文学形式方面，做了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客观地揭示了现代历史小说形成的整体面貌，所列作家作品，一大半是鲜为人知的。其次，在研究方法上，舍弃了作家作品论的传统做法，而是采取宏观审视和微观考察结合，并以纵的拉线和整体扫描为主的方法，在“描述”的基础上加以“阐释”，以给读者现代历史小说的整体印象。对历史小说创作中的诸多理论问题，特别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进行了重点探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再次，作者把现代历史小说视为一种新型的“精神文化”而非单纯的文学体式，从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西方历史小说和传统历史小说相比较的角度，来挖掘现代历史小说的深层意蕴，对一些用文学理论无法解释的诸多创作“变异”问题，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程骅在大量调查、深入探究的基础上，努力总结出了现代历史小说和新文学发展中的一些独特规律。

自90年代以来，新文学的学术研究明显逊色于80年代，这固然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影响有关，但也和研究者缺乏认真虔诚的学术献身精神直接相连。愿这本著作的出版，能进一步推动现代文学研究持续、深入地发展。

1995年12月于南京寓所

意惠謝家升：呂嘉的經歷——廣面視察的鮮人史記：第
——向聯的一單已示受，我我的左組——我我的左
合獎的美善真求致：“示目的史記”

(05) 升文越另已對小史記升殿國中 章正策
已已向飛升文——最貴升文的殿小史記升殿國中
幾處升的殿升文越另索升：對小史記——升的殿小史
突段——我我的合殿升文史記升：因對升文——
由友升：升：“升升升”——我我的升升升文：應
用升升升

目 录

序 升文越另已對小史記升殿國中 吳奔星

第一章 导 论 (1)

—— 缪斯女神们的不同分工——历史与小说的不解之
缘——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界定——作家的审美选择
与文化碰撞——研究方法与内容的初步构想

第二章 历史小说：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6)

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一个侧面——尴尬的地位与
稳固的文学观念——西方历史小说的发端与进展——
文化冲突促进新历史小说观的形成——中国现代历史
小说的孕育和诞生

第三章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演进轨迹 (17)

20 年代：创作格局的初定——30 年代：历史小说
的兴盛——40 年代：多样色彩的纷呈——中国现代历
史小说的演进规律

第四章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审美特征 (38)

题材的开拓：扇面扩大与挖掘的深——鲜活的形

象:历史人物的系列画廊——强烈的感召:作家忧患意识的传达——形式的选择:多元化与单一的倾向——“历史的启示”:追求真善美的契合

第五章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与民族文化 (70)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文化背景——文化流向与历史小说创作——历史小说:作家民族文化观的折射镜——文化袭因:传统历史文学观念的渗透——增强实感:诗骚文学传统的继承——“择取遗产”:传统形式的创造性利用

第六章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与外来文化 (96)

(1) 外来文化对历史小说观念的冲击——对外来创作体式的借取与转化——历史形象塑造与外来影响——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留下的启示

第七章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理论批评描述 (112)

(2) 理论先行:呼唤现代新历史小说——在批评热点中全面探讨创作理论——对历史小说美学原则认识的深化——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理论批评的特点

附:1. 新时期《故事新编》研究述略 (132)

2. 鲁迅传记与“鲁迅精神” (143)

后 记 (155)

(85) 森林美学的批评史话 章四第

第一章

导论

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奥林匹斯山上有一个庞大的神氏家族，宙斯是众神之首，统治着神和人的整个世界。宙斯的子女众多，如智慧女神雅典娜、太阳神阿波罗、爱神阿佛罗狄忒等。其中，他和记忆女神谟涅摩叙涅共生下了九位缪斯女神，司管文艺。这9位文艺女神又有固定的分工：或是手持长笛，创作出一首首动听的抒情诗；或是头上缠着葡萄叶和常春藤，演出一幕幕悲剧和喜剧……正是由于她们的艰辛劳动，人类才有了各式各样的艺术。

在这9位文艺女神中，有一位格外引人注目，她手执铁笔和书板，奋力抒写创世的诗篇，她就是专司史诗的卡利俄佩亚。可见，从缪斯们创造文艺的那一刻起，历史文学就诞生了。史诗是历史文学最早的一种形式，几乎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伟大史诗。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意识形态分工的逐步细密，史诗不再是历史文学中唯一的艺术形式，历史剧、历史小说、历史小品等多种形式应运而生，逐步壮大了历史文学的阵容。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历史小说成为历史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艺术样式，并且在各民族的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奥林匹斯山上有一个庞大的神氏家族，宙斯是众神之首，统治着神和人的整个世界。宙斯的子女众多，如智慧女神雅典娜、太阳神阿波罗、爱神阿佛罗狄忒等。其中，他和记忆女神谟涅摩叙涅共生下了九位缪斯女神，司管文艺。这9位文艺女神又有固定的分工：或是手持长笛，创作出一首首动听的抒情诗；或是头上缠着葡萄叶和常春藤，演出一幕幕悲剧和喜剧……正是由于她们的艰辛劳动，人类才有了各式各样的艺术。

在这9位文艺女神中，有一位格外引人注目，她手执铁笔和书板，奋力抒写创世的诗篇，她就是专司史诗的卡利俄佩亚。可见，从缪斯们创造文艺的那一刻起，历史文学就诞生了。史诗是历史文学最早的一种形式，几乎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伟大史诗。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意识形态分工的逐步细密，史诗不再是历史文学中唯一的艺术形式，历史剧、历史小说、历史小品等多种形式应运而生，逐步壮大了历史文学的阵容。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历史小说成为历史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艺术样式，并且在各民族的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这9位文艺女神中，有一位格外引人注目，她手执铁笔和书板，奋力抒写创世的诗篇，她就是专司史诗的卡利俄佩亚。可见，从缪斯们创造文艺的那一刻起，历史文学就诞生了。史诗是历史文学最早的一种形式，几乎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伟大史诗。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意识形态分工的逐步细密，史诗不再是历史文学中唯一的艺术形式，历史剧、历史小说、历史小品等多种形式应运而生，逐步壮大了历史文学的阵容。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历史小说成为历史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艺术样式，并且在各民族的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各种历史文学样式中,历史小说之所以最引人注目,是由自身特点决定的。我们知道,小说文体的定型与不断丰富、完善化,标志着人们把握社会生活的审美方式日益自觉、日益高涨,其叙述故事、表达情感的长处,以及艺术形式、创作方法的自由与灵活,无疑是最具文学特点的。因而,以小说来反映和表现历史,具有更大的客观性和更强的形象性,既能客观地再现人类社会的过去,又能表达作者独到的历史见解。它的取材,可以是宏大的历史场景、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可以是历史生活的某个片断、历史人物的某一特征……其艺术包容量,是同等规模的史诗、史剧等难以媲美的。所以,在东西方文学的发展史上,特别是近现代阶段,小说与历史结下了难解之缘,历史小说创作热潮持续不断,小说家们以极大的兴趣向本民族历史上寻求创作素材,满足各种功利要求。如中国文学史上的明清历史演义热、20世纪30年代的短篇历史小说热、新时期的长篇历史小说热等。在欧洲文学史上,18世纪以中世纪生活为题材的哥特式小说盛极一时;法国在18世纪20~3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两度兴起历史小说热。许多中外的文学大师,都涉足过甚至是专门创作历史小说的,在这里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司各特、福楼拜、雨果、罗曼·罗兰、普希金、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大仲马、菊池宽、罗贯中、鲁迅、郭沫若、茅盾、李劫人、姚雪垠……有力地证明了历史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凝聚力和超乎寻常的艺术诱惑力。

(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很多作家在历史小说创作上颇有建树,除了上面名单中的鲁迅、郭沫若、茅盾、李劫人之外,还有郁达夫、巴金、郑振铎、孟超、宋云彬、施蛰存、廖沫沙、冯至等,他们的作品体式多样、风格有别、数量浩繁,

不少是上乘之作，如《故事新编》、《将军底头》、《桂公塘》、《伍子胥》等。它们从长满青苔般的古老岁月中，发掘了合乎历史精神而又富于现实意义的珍贵启示。这些作品以现代意识观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艺术地融进现实生活的内容和作家的主体意识，创作上多方面吸取中外文学的优秀技巧，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演义小说，也不同于西方的历史传奇小说，是新文学作家们创造出来的现代化的新型历史小说。从“五四”到 40 年代末，始终充满着生机，执著现实，评判世态，现实主义是其主潮，我们称之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然而，作为新文学中这样一股不可忽视的支流，却没有引起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建国后没有出现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专门性著作。笔者认为，“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样式，更是一种新型的文化现象，蕴含着 20 世纪上半期中华民族绵绵不息的创造精神和抗争意志。有鉴于此，笔者特对这一专题进行宏观的审视，力求客观描述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全貌，正确认识其审美特征和文化选择，以窥探新文学的特质及整体面貌。

有必要申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有严格的界定。一般说来，历史小说是指通过描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再现某一历史时期生活面貌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小说，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并不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中国建立前，所有取材于古人古事的小説，而是指新文学作家在此期间创作的历史小说，既有敷衍史事的小説，也有根据中外古代神话创作的小説。不包括本时期的那些以古人古事为题材的历史演义和鸳鸯蝴蝶派作家们的通俗历史故事。有着特定的内涵。

(四)

要想真正认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整体风貌，并非容易之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即使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现代文学研究“黄金时期”，也主要是从单纯的政治学、社

会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新文学的,这对于认识现代文学的一些本质方面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中华民族 20 世纪前半期的整个文化流程中,现代文学是显露得最充分、形态发展最完备的部分,可以说,它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如果从中发掘出来的只有孤立的战斗意识、抗争意志,显然是不够的。因此,近年来有人提出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以避免过去研究现代文学的偏颇,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赞同。但遗憾的是,只见理论的倡导,没有成果问世。笔者这里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探索,试图在这一方面作一个尝试,即从 20 世纪中外文化的撞击与融合构成的文化背景出发,在与西方历史文学和传统历史文学的比较中,来把握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艺术风貌和深层的思想意蕴。为了认识其某些本质,也适当地运用反映论的方法,把它和一些社会生活与政治思潮联系起来。因为,20 世纪的前半期的中国在中外文化撞击下,毕竟时代矛盾、民族矛盾都曾占据过主要地位,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无疑是中外文化撞击下,作家们以新的文化观念审视自己的历史文学传统、通过借鉴外来文化,所创立的全新文学样式,其表现出来的审美意识、艺术情趣以及使用的语言形式,既受整个大文化背景的观照,又受具体社会环境、政治气候的制约。每个历史小说作家无论是意识到还是意识不到,他的审美选择都是受这两方面限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是新文学园地中的一脉长河,也是现代中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对于它的研究,应该在大背景与小气候下,考察其嬗变的过程和各种审美特征、思想倾向。同时,从具体作品出发,返观现代历史小说家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情感趋向与理性抉择,总结经验教训,为后人提供启示。

(四)

(五)

容非我,竟风科董的史小史民外英國中財人玉真思要

基于以上种种思考,笔者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探索,将采取宏观审视和微观考察结合,并以纵的阐释和整体扫

描为主的方法,着重于“描述”,辅之以“阐释”,以便给人们留下整体的印象。在论述具体作家的具体作品时,坚持恩格斯提倡的“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力求作出中肯的价值判断。在对作品的分析中,对历史小说创作中的诸多理论问题,特别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进行重点探讨,表达笔者的某些浅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书稿的内容是这样构想的,除第一章《导论》外,共有六大板块:第二章叙述了传统历史小说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向现代历史小说嬗变的过程;第三章描述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从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的整个演进轨迹;第四章着重考察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审美特征,从题材的选取、形象塑造、文体方面入手,点出了其价值所在和对真善美统一的追求;第五章从现代文化流向、作家的民族文化观念着眼,分析现代历史小说与民族传统文学的关系;第六章则是探讨外来文化对现代历史小说创作观念、形象塑造、艺术体式的影响;第七章相对独立,专述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理论批评,简要阐述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整个书稿力求全面反映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艺术特征和文化风貌。

第二章

历史小说：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一)

中国新文学是在东西文化的撞击、交融之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它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文学，从文学观念到创作模式，都深深烙上了外国文学的印迹，受中国文学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双重制约。新文学中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发展变化，都是这两种力量融合的结果。历史小说作为新文学这个庞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民族文学传统的制约和外来文化影响，两种力量在它身上的消长，与新文学的总体流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历史小说新观念的形成和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诞生，实际上就是中外文学冲突、外来文化引入的结果。历史小说不再是史籍的“辅翼”、雕虫小技，而是真正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独立出来了。没有外国文学的冲击，小说地位的提高，很难想象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而，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化，已经证明了这样的真理：任何民族一定时期的文化，都是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维系的；同时，一定时期的文化，又都是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产物。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往往既有民族的特性，又有鲜明的时代感，与传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超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与传统文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二者有着内在的血缘联系。因而，对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作一个简单的审视，以此作为参照系，更能认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现代化特征”，看

它在哪些方面有新的超越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小说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之一，产生了无数优秀之作。中国文学之记载、描述人类过去的历史生活，最早始于《诗经》，其中的《生民》等几首诗，是中国最原始的“史诗”。中国古代的小说在演化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历史的影子，小说与历史常常混沌一气。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小说雏形的“史传文学”，既是历史著述，同时夹杂着作者的想象和议论，又是文学创作，属于“两栖文体”。司马迁的《史记》是其典范之作。到了唐代，许多笔记小说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涌现了不少演史变文，历史小说有了一定的发展。进入宋代之后，出现了讲史小说，这类作品以史实为核心，融进艺术想象，对人物、事件的描述，有创作的发挥却又不违背众所皆知的史实，如《三国志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等。它们多以某个历史时期的史实为主要内容，并适当加入作者的想象，给史实以重新的安排和布局，用以强调历史的一些特征和意义，借历史来表现特殊的社会效用，遂使历史小说呈一时之盛。到了元明之际，历史小说创作更为活跃，特别是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涌现了大量的历史演义小说，堪称古代历史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这里要指出的是：“历史演义”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上，孕育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体式，“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衍”^[1]。历史演义小说总的特征虽是如此，但从讲史小说开始，就出现了不同的创作倾向：一是偏传奇性而远历史，主旨是借历史故事来表现思想，塑造人物、讲述故事，常常是拉古人来做陪衬，有时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杨家将演义》、《水浒》等作品即是如此；二是敷衍史书，并夹杂一些生动的民间传说，以添其旨趣，这类作品多出自文人之手，其着眼点在于写出通俗的史书，如《东周列国志》等。然而，诞生于元末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兼及了这两种倾向的作品之长。它是一部以魏、蜀、吴三国的历史资料为素材的史诗般的伟大作品，其主要内容，从故事发展的线索、过程以及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有史实的依据。同时，作

者罗贯中还依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吸收了民间有关三国故事、人物的传说,进行了适当的艺术虚构,以“七实三虚”的原则来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特别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引人入胜。在结构布局、表现形式、艺术技巧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足使现代历史小说家自叹弗如。它不是按历史的记载来取舍材料,也没有抓住一点历史的影子,就进行尽情的虚构,而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有机的统一。

《三国演义》的成功,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历史小说的艺术魅力,许多作家以极大的热情仿效模拟,遂使历史小说“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局面,形成了“历史演义热”。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春秋列国志》、《西汉通俗演义》、《东汉通俗演义》、《英烈传》等,构成了从春秋战国到明代初期的一幅幅完整的历史画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真实,大有益于人们认识史事。这些作品,由于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历史,使原有的史书也大大逊色。

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历史小说的创作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势头。在创作方法上,多数作品仍是仿效《三国演义》。然而,从《东周列国志》、《说岳全传》、《隋唐演义》乃至民国以后的蔡东藩创作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都是“效三国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2],多属“腾谤报怨之作”^[3]。在艺术上没有什么创新,根本比不上《三国演义》。历史小说创作在很长的时期内,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为此,近代小说家吴趼人于1906年在《月月小说》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历史小说总序》和《〈两晋演义〉序》等文,呼吁作家们改变这种窘况,他认为“自《三国演义》行世之后,历史小说层出不穷”,“人见其风行也,遂竟学为之”,“然每下愈况,动以附会为能,使历史真相,隐而不彰”,并声明自己不再写谴责之作,从此以后专事历史小说,以挽回那些附会之作所造成的坏影响。吴趼人还论述了历史小说和正史的关系,特别肯定了历史小说艺术再现事实的价值,初步树立了历史小说的

美学观念，“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身临其境”。然而，尽管有吴趼人的呼吁和全力实践，毕竟时代发展了，社会进化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逐步地发生蜕变。作为中国历史小说正宗的演义小说，其地位已经受到动摇。像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出现的历史小说热潮，再也不会清末民初重演了。

(二)

中国古代的历史小说，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遗憾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系统，它却始终没有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正宗的地位，不过是正史的附庸品，雕虫小技而已。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历史小说是悄无声息地发展的，它虽然没有受到多少苛刻的责难，却也从来没有登上正式的文学殿堂，处于一种不尴不尬的地位。清末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把小说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没有具体的论及历史小说，即使吴趼人对历史小说造了一番声势，也仍然认为历史小说是雕虫小技，尚未改变传统的历史小说观念。中国历史小说的真正产生，同其它文学体式一样，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

中国古代的历史小说，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吸取历史知识的主要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我们却也不能回避这样的历史事实，即历史小说多是有闲阶层的消遣品，它虽然有时表现了某些进步意义的主题，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某些本质，但总的说来，多数作品是假历史以说教。历史小说作者无法摆脱封建的正统的儒家思想的局限，目的在于“把历史当作是道德典型的泉源，同时借历史来对过去的事情作道德论断”^[4]，那些传统习知的伦理纲常，特别是忠孝节义之类的东西，深深地渗透在作品之中。历史人物的命运，历史事件的发展归宿，都是由天命来判决的，并较多地掺杂着神圣成分。以满足读者对史籍上所载的事实感到的缺憾。在形象的塑造